

女生流亡

謝思尊

——三十年前中學生生活

拙作「抗戰中的浙大女生」一文在中外雜誌刊出後，居然接到了好幾十封來自國內外各地的讀者賜函聲聲道好之外，還有要求我再寫「續篇」的，又有幾位朋友將中外雜誌加以複印，分贈

友好，更令人欣喜的是，有些失却連絡多年，遠在海外各地的昔日同窗，也輾轉打聽的連絡上了。——我寫這些，並非自吹自擂，說我那篇文章寫得如何精采，引人注目，而是在說明中外雜誌行銷廣遠以及獲得讀者重視的程度何等的使我感到驚奇和欣悅。

再寫「浙大女生」續集，恕我「江郎才盡」，無以應命，但是有朋友說：三十多年前抗戰初期，妳女扮男裝，萬里流浪，跑到後方唸國立中學的那一段，不是多姿多采，感人甚深，頗為合乎中外雜誌的徵稿條件嗎？我一想，這話倒也不錯，於是便一面憶往思舊，流着眼淚，一面伏案振筆直書，把當年的逃難往事，坦然無隱的寫了下來——

近百年來，中國會打過一次轟轟烈烈的對外

戰爭，那就是三十年前的抗日之戰，這一戰打得有聲有色，有血有淚，不但把百年來的國恥全部創盡，而且使中國躍登世界五強之一。

這一戰真值得驕傲！有準備，有組織，獲得全國上下一致擁護，許多事直可以驚天地而泣鬼神！撇開前方的浴血抗戰不談，光是後方撤退和流亡工作，也做得相當精彩，當時日本軍閥兇狠殘酷和毒辣的手段，恨不得一舉而殺盡中國人民，於是前方大肆屠殺，後方大舉轟炸。政府爲了

長期抗戰並保護青年，就令前方所有大中學校學生盡量撤退，然後予以安插，供給一切，使其安心讀書，這工作，任重道遠，真是史無前例！對我個人而言，在我一生之中，使我最難忘的一段是抗戰初期那段流亡女生生活。

七七事變那年，我在安徽合肥女中讀書，後來學校解散，我隨家人躲到鄉下老家去，後以時局不定，又經合肥，六安到皖西大別山裏流波磣的臨時中學去讀書，不料學校被炸，我們乃奉命西遷，全校師生結隊步行，一路翻山涉水，經過

三個多月的時間到達湘西。這一路，間關萬里，辛酸備嘗，最後一人不缺平安到達目的地。如今想來真是不可思議！這艱苦的行程和崇高愛國的思想，亘古以來，只有當年歐洲十字軍東征差可比擬，他們也是爲正義爲信仰而要完成理想，他們的隊伍也有好幾十幾歲的小孩參加，但不幸組織不健全，只是一羣烏合之衆，因而未能達到目的地。

我們的抗戰逃亡可就不不同了，是一批智識份子，在堅苦卓絕地有組織有計劃的進行着。加上那個時代，青年人都有志氣，有目的，懂得怎樣去救國救民，怎樣去安排自己，所以才能大功告成。試想很多剛滿十一歲的小孩，就肯頭也不回的離家別母而遠行，就肯忍受着一切苦難而毫無怨言，不是一股志氣和理想支持着是不可能的，天若有情也會眷念這批人的。

抗戰最後終於勝利。由抗戰開始到現在已過了三十三年，目前年輕的一代固然是一無所知，即使我們這批身歷其境的人，對那些事跡也像煙霧

一樣的愈遠愈模糊。現在，爲了紀念那個偉大的時代，爲了要反映出那個時代的社會背景，爲了使這一代的青年人知道當年的苦難，爲了使中華民族後世子孫知道抗日戰爭時年青人的動態，這裏，我將記述抗戰初期我一路逃亡的經過情形。

二八年華招風惹眼

民國二十六年的十月裏，抗日烽火已經燃到大江兩岸，我所讀的那所中學——安徽合肥女中也無形中解散，師生都各奔前程尋求生路，我隨着母親和弟弟避難到老家巢縣柘皋去。

那時戰事正在京滬一帶激烈地進行，大批北方和江浙的難民都擁入這個小鎮來，風聲鶴唳，謠傳紛起；今天說日本人過江了，明天說蚌埠失守，日軍由淮南路打來了。而最憐人心魄的謠傳是日軍如何殘殺幼童，如何強姦婦女，使得我們這一家三口本來不預備逃難的，也開始動搖起來。但積極促成我們逃亡的，還是那批地痞流氓和散兵游勇！

我家在柘皋鎮上是個破落戶，聲名不小，我自幼父親去世，老家裏的人都是些老弱殘兵，現在我和弟弟回去，是城裏來的「洋學生」，鄉人都另眼看待，而我那時正值二八年華，最易招風惹眼，引人注目，甚至連我出門一次那毛衣外套上有幾個鈕扣鄉人都說得出。

來在學校裏三朋四友熱鬧慣了，一旦躲到鄉下，覺得異常寂寞，我就興出花樣要早起練習跑步。

步。以鍛鍊身體，每天當朝露猶零之時，我和弟弟到後面晒稻米的場地上跑他十圈八圈，然後才回家吃早飯。我們跑步時，總有一個劉糞的小哥哥站在旁邊咧着嘴看我們傻笑。跑了幾天之後，我感覺滿身輕鬆，得意非凡似乎隨時都可以上前線打戰了，不料有一天我們跑完回家正在吃早飯時，那位劉糞的小哥哥氣急敗壞的跑來告訴母親，說是有三個人在場地上，其中一個穿軍裝，帶盒子砲的，問他每天早上在跑步的那個大姑娘住在那兒？他們要找花姑娘頑耍，經他這麼一說，我母親大驚失色，連忙叫我躲到床後面那間堆箱子的套房去，不准出來，這一來把我鬧得更慘，於是我天天跟母親吵鬧，我說我寧願到前方打死，也不要在家裏受罪，我並揚言說我立即要去從軍。

家人一一話別。這一趟，不是探親；不是旅行，從此以後，真不知要「流浪到那年，逃亡到何方了。」

而使母親最耽心的還是我這個大姑娘。總算給我們想出一個法子，我決定女扮男裝。我將頭髮剪短，戴了一頂遮風帽，穿了一件黑粗布棉袍，足登小圓口黑布鞋，這身打扮，像鄉間雜貨店裏的「小朝奉」。我們帶了一個老人家挑行李，四人一道上路。母親又給我們每人一條布帶，裏面沉甸甸的大約是些銀元和首飾，她要我們日夜都圍在腰間，不準解開，這東西，是行路時一大累贅，越走越重，幾天下來之後，腰部都是紅泡奇癢難當。

由柘皋至合肥，共一百一十里。那正是嚴冬季節，陰霾的天氣刮着寒風，顯得異樣蕭索。我們每人掛了一個白布難民條子。手拿一根竹竿，加入了難民行列，緩緩的向前移動。

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什麼樣子？大約一看就知道是「假貨」吧！很多路人都對我注目。弟弟說我：「後面看是男人，前面看是女人，側面看是不男不女人」。事實上，這一路看過去有很多貧苦難民，但大家心裏明白很多都是假裝的，有時在公路上走倦了，旁邊突然站出一位鄉民手拿竹竿，一上一下的指揮着幾個「老媽子」大唱起當時最流行的抗戰歌曲來，後來我們跟她們交談，才知道她們都是大學一年級的流亡學生。

女扮男裝奇癢難當

我們終於要離開老家了，懷着淒楚的心情同

板。

第二天，向合肥城裏進發。相反的，由合肥出城到鄉下的難民也很多。我們向他們打聽城裏消息，都說城裏很好，只是小偷較多，城外住的盡是傷兵。又因為要防禦奸細，城門關得很早，搜查極嚴，有時連女人內衣褲都要脫掉檢查。這一下，我們的心又沉重起來了，尤其是母親，一路咕噥着不停，什麼：「女孩兒大了，擔心受怕。」什麼：「寧做太平犬，不做離亂人。」她並不擔心我們腰纏累累的金銀首飾。她最擔心那些大兵會拿我這大姑娘開玩笑。她跟我說：

「不要怕，如果他們不講道理，我會拿老命跟他們拼的，我不相信青天白日之下他們敢怎樣。」

四十華里的路程易過，下午兩三點鐘，我們就到達合肥城邊，小東門外的大街上，雖不似往年那麼熱鬧，但也不像傳言那樣可怕，街道兩旁店家，住的盡是前方撤退下來的戰士，有些又好像在整隊開往前線。總之我當時心情緊張，覺得滿街都是兵。我們四人走在一起，弟弟領頭，我跟隨，老家人壓隊，母親則在旁保駕，一行四人的兵士披着灰棉襖從對街人家向我們走來，看看有點不對勁，弟弟回頭朝他們瞪了一眼，其中一個站住了，另一個却將那披在肩上灰棉襖拿着對準我的頭部擲過來，預備將我蒙住。說時遲那時快，正當他舉起雙手正得意的時候，我母親一轉身，不知她怎的會有那麼大的力氣，一掌就將那兵士推得踉蹌踉向後倒退好幾步，虧得那兵士

涵養好，又嬉皮笑臉的將丟在地上的破棉襖撿起走開，對街他的同伴們掀起了一陣響亮的哄笑。這件事，我一直埋怨母親不該如此，我說：你若把他推跌交了受傷了，惹起他們火來，我們赤手空拳，如何是他們對手？不過我現在想想，倒不怪他們，這批人整天無事站在門口，看到一個清秀秀秀的小姑娘走來，却硬穿着一件大男人的衣服「水仙花兒裝蒜」如何會不拿她開個玩笑？我們還是硬着頭皮向前走。

快到城門口時，見城門半掩，一邊有一個兵士把守，我們走近他們時，一個人就問我們道：「帶些什麼？到城裏去做什麼事？」然後又把眼睛死盯着我。

我頭也不敢抬，聽母親打着鄉音說道：

「我家住在城裏南門大街，先前逃難下鄉，現在我們預備回城裏再向西逃。這兩個是我的孩子，都在城裏中學讀書，所帶的都是衣服行李。老鄉要查，我先開箱子」。說着，她從衣袋裏取出鑰匙。

「好的你們走吧！」那守城兵一聲命令，反把我們呆住了，不檢查？也不搜身？事情大出意料之外。

到了城裏，我像小鳥出籠一樣，飛起來了。路上雖是一片荒涼景況，行人很少，但我仍然碰到好幾個同學，她們都不認識我了，我大叫一聲，她們才恍然大悟，然後又把我帽子摘掉，大家推推拉拉瘋瘋癲癲的一陣亂笑。

在城裏，我們又回到自己的家。城內親戚朋友未逃難的仍然很多，只是終日人心惶惶不安，

我們暫住下來，度過了一個最沒有春景的舊曆新年。

以難民學生的姿態出現

合肥原是一個古老大城，戰火燃燒以後，居民便逃的逃，遷的遷，這老城更顯得空曠，處處西風老樹，淒涼巷陌，再加上日機常來騷擾，警報頻傳，家家都關門閉戶，朋友們見到面，總是談着戰事和逃難，各人都在積極準備着應變之計。

我們度過一九三八年春節之後，接到舅父們的信，知道大舅和五舅都在六安，所以我們決定西行，投奔外家。

度過元宵佳節，我們一家又重新踏上征程再往西走。這一路，我沒有化裝，完全以難民學生的姿態出現。夾雜在人羣當中。西行逃難的大都是本城人士，扶老携幼大挑小擔的在路上走，在那天寒地凍荒野山野均裏，更襯出戰爭的悲慘和難民的苦況。

到了舅父家，我們暫時安頓下來，老家人辭程回里，我們又話別一番，我記得我從小逃難時他就挑着擔子跟我們跑，那年南北軍在家鄉打戰，山頭上冒出一片火光，我們沿着山下田埂路走，子彈噓噓的從頭頂飛過，他帶我們逃到他一個親戚家躲起來，逃難時，他好像是我們的靠山似的，現在他要回家了，我們都不無依依之感。

六安，當時是皖西重鎮，情況同合肥完全兩樣，仍然是新年景象；家家門扉半掩，處處張貼春聯，偶而還聽到一兩串鞭砲聲。滿街都是穿軍

服的穿制服的，一片朝氣蓬勃的景象，原來好些機關和部隊都遣散到這兒來了。

我在六安這段時期，雖說是逃難，過得極為自由。那時舅家未請傭人，全家大小分工合作，我的任務是負責洗大小十幾個人的衣服，這我倒不在乎，每天早餐後兩個鐘點之內我就可將全部衣服洗好穿到竹竿上晾起來，午飯後，我可得意了，三朋四友，東家串到西家，因為這時我的老同學們逃難來此的很多，她們也閑在家中無事，我們成羣結黨，六安城的大街小巷都玩遍了。

那個時期六安各種組織很多，同學們都紛紛參加，我也是二腔熱血，一心就想從軍報國，我曾報名參加潢川集訓，不料給家人捉回，還有一次，跟一位好友偷偷到某部隊去應試，那位主考將領出了一道作文題：「論抗戰必勝」，誰知這是我的拿手好戲，我在一個鐘點之內洋洋洒洒寫了五大張紙交卷，把那位軍官大吃一驚，他立即要我在他部下當文書之類的職務，隨軍明天出發，第二天我就要走，又給家人阻止住，他們認為我年紀太小，這事情對我不相宜。為此，我大哭了好幾天。

終於好消息到來，安徽教育廳預備在皖西一帶山區裏成立四個臨時中學，讓逃難的青年就學。第一臨時中學設立在大別山裏的一個小鎮叫流波，校長是我的表舅，姓譚，五舅父任教務主任，這一來什麼問題都解決了，我和好多同學都有了「歸宿」。

經過極短時期的緊急籌備，第一臨中宣佈開學，於是我和表妹及兩個朋友一道先行上路，家

裏隨後也搬了去。

這時已是初春季節，我們幾人在路上邊走邊玩，自逃難以來，從沒有像這樣高興過。又有學校進了，國家對我們如此恩重情深，我們堅決相信抗戰前途是一片光明。

由六安西行，沿途盡是山地，這一帶，漫山遍野的都是茶樹，一片蔥綠，陽光照耀着，發出閃閃金光。早上我們還穿着棉袍走路，到了中午晒得暖烘烘的，我們都把棉袍脫掉，穿着裏面的一短打「內衣，好歹這一帶人煙稀少，無人注意這些。我們一路欣賞風景，那青山綠野，點綴着竹籬茅舍，一片太平景象，幾乎忘了幾百里外的戰火！遠處採茶女山歌互唱，伴着林鳥低鳴，使我們蕙然如醉，滿身輕鬆愉快，只覺祖國江山處處可愛，滿腔熱血都在沸騰着。晚間我們住宿製茶人家。那陣陣薰茶的香味，使我們興奮得一夜不能入眠。

走了三天到達目的地，一顆擾攘動蕩的心情，至此總算有了着落，那塵封四月的書篋也都一齊打開。

教官好凶，殺過人的！

已是陽春三月的季節，皖西大別山裏，到處都是新綠遍野，鳥語花香。在那萬山叢中，有一條寬廣的小路由西向東，通到一個盆地裏，當中一條小河流過，這就是戰時安徽第一臨時中學的所在地——流波。

流波確算是皖西一大市集，居民多以茶為生，自從一臨中成立以來，這小鎮更顯得熱鬧，一

臨中師生有四百多人，分佔着文廟祠堂，茶莊和各處民房，再加上逃難來的眷屬，把個小鎮擠得密密麻麻，到處都照照攘攘的一片興隆。

我們已好久不讀書了，現在一旦到了這兒，都感到興奮異常，個個同學都知道努力上進，加上這是第一次中學男女同校，大家都不甘示弱，互相競爭，所以雖在短短期間內，臨中同學都成績斐然，不因戰爭而受干擾。

臨中沒有師範科，高中部，及初中部，一切課程標準照舊，但却實行軍事管理。學校立即替每人量尺寸製軍服，並規定男生頭髮不能過兩分，女生頭髮不能超過兩耳，學校請了兩位教官，一肥一瘦，負責軍訓，那瘦的姓侯兇極了，順理成章都叫他猴子，猴子上過前線，聽說還殺過人，所以我們覺得他兩眼發紅，一身有殺氣，大家都非常怕他，他是廣西人，只要他嘶喊一聲「立斬」（立正），就是最頑皮的小鬼，眼毛也不敢眨一下。女生編成一中隊，每天下午到對河場地上去實際操練，一人一支長槍，「立正」，「稍息」，「槍上肩」、「槍放下」、操得有板有眼，圍觀的鄉下人都叫我們女兵，學生軍，甚至女同志。

出操我們不怕，最怕的是吃飯。男女同學在一個大飯廳用飯。好不容易剛把飯擠到手，就聽得一聲「立正、開動」，就得伸長頸子將飯和菜儘量的往下塞，直塞得兩眼翻白，肚子還未吃飽，却又聽得一聲命令，只得將筷子放下，排隊走路，我們很多女同學，從前小姐做慣了，細嚼慢咀的來，現在一旦要她們狼吞虎嚥，個個都不習

價，所以下課時或晚間買麵吃的風氣相當盛行。

這時我家也搬來了，但我仍舊住在女生宿舍，女生宿舍在一個大茶棚內，一大幢房子像個室內運動場，但奇怪的是在這房子頂端挖出幾個只有四個榻榻米那麼大的天窗來，晴天，陽光可以從這幾個天窗射入，雨天瓦簷的落水也可匯流下來，所以我們的宿舍，外面雖有圍牆，裏面等於是半露天，我的床鋪緊靠着天井一邊，每當斜風細雨的時候，床底盡濕。有一夜，我覺得有點冷，醒來一看，半邊棉被都濕了，原來雨正打向我這邊，這樣，兩個月下來之後我腿部常常發酸。

但一臨中的生活是愉快的，積極的，引人入勝的。臨中的學生個個都抱着讀書和救國的心情去承當苦難，那時我們人雖小，人人都有一種「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觀念，我想，任何地方，再也找不到像這樣一羣可愛可敬的年輕人了。

流波礁又是一個很美的地方。四圍高山環峙，中間流水潺潺，春天裏，滿山滿谷都開着杜鵑花，在對河通到裏面的一條路上，我們常去跑步，杜鵑花連綿不斷，香溢四野。流波礁附近還有兩處瀑布，叫大撞眼，小撞眼，據遊玩過的同學後來說，大撞眼瀑布之偉大，遠勝浙江雁蕩和貴州黃菓樹。另外還有一處山谷裏有一隻綠毛烏龜，相傳已有一千年了。

好景總是難常久，在漫天烽火中的這塊世外桃源，後來終於給日本人找着，瘋狂的大肆轟炸兩次，我們像是甕中鼈一樣的由他宰割，把個流波礁炸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至此，學校被迫停課，我們又再度西遷。

橫七豎八都是屍體

是個初夏的早上，艷麗的陽光照着碰上每一個角落裏，微風飄拂，人人都喜氣洋洋精神飽滿的工作着，我們也在教室裏安心上課，大概是在第三節課時，班上正在上數學，聽得幾架飛機隆隆而過，但誰也不留意這些，因為誰也想不到日本飛機會找到這個窮鄉僻壤的山窩裏來。

就在這一剎那，只聽得「轟轟……咣咣」一陣響聲，接着，幾乎是全班一致的反應，一陣桌椅聲個個都爬倒在地下，外面繼續不斷的槍聲，轟了好一陣子，飛機遠離而去，我們才爬起來，這一次很幸運，我們都在上課，學校未中炸彈，全校師生一無傷亡，只是碰上居民缺乏防空常識，被炸死了許多，整個鄉村都混亂起來，同學也無心上課了，紛紛到處亂跑。

下午，仍還是亂哄哄的，人人不知所措，三四點鐘時，我因口渴，乃同一個朋友回家裏喝杯茶，誰知一杯茶沒喝完，又聽得隆隆聲自遠而近，我們以最快速度一口氣向外跑。剛跑到離家不遠碼堡外的田埂上時，只見迎頭來了十二架飛機，我那朋友，對田裏一倒，我則鑽到床底下，籠下一間茅房裏，見有兩張床，連忙鑽到床底下，事有湊巧，床底下另有三人，其中一位是我的四舅母。這一次炸得兇猛而時間長久，大約日本人知道這是個不設防的鄉村，所以低飛掃射，我可以清楚的聽到哨子的聲音，緊接着就是機槍和炸彈聲，我將四舅母的手膀使勁抓住，頭拼命向下鑽嘴裏嚷着：「四媽，我怕，四媽，我怕！」

「四舅母也在渾身發抖，頭緊緊地抵住我的頭，口裏嚷着：「不怕，不怕。」不知過了多久。聽得沒有聲音了，我們才像木頭人似的爬出來走向外面。

這一下情形不對了，路上碰到人，不是麻木不仁問非所答。就是驚慌失措連聲的問：「看到某某人沒有？」我趕回家打聽家人消息，一到碼堡門口，地下就躺着三個人，其中兩個早已不能吭聲，另一個自腰部以下褲子完全染成血色，口中直嚷口乾要喝水，我和另外兩個同學見這情形都不知如何是好，他們兩位要立即到附近人家找水，我則堅持此刻不能讓他喝水，要他們趕緊去找救護人員，後來我離開那兒，這人不知究竟生死如何？到了街上，情況更慘，橫七豎八盡是屍體，還有些地方不知什麼東西，花花綠綠的一大堆，不忍目睹。

總算不幸中之大幸，我的親戚和家人全部無恙，同學中炸死三人，其中一人是我好友小張的未婚夫，另一位姓姚的女同學，母親被炸死。

大家這時都有點神經失常了，見面就談轟炸時的情形。我的兩個小表弟，跑到河沙灘上，因為人小，就鑽到木排下面，結果沙灘上的人都被機槍掃死，他倆安然無恙。我的表姨母，臥在一排半截牆根下，牆那邊丟個炸彈，人都死光，這邊却一無傷亡。最滑稽的是一位姓畢的女同學，她臥在靠岸邊橋肚底下，一個炸彈丟到河邊，泥漿把她全身都遮蓋住，動彈不得，她以為自己中彈死了，就閉着眼睛，好久，救護隊來把她抬走，迷籠中，她好像到了地獄，閻王跟很多小鬼都

站在她身邊，她忽然聽到一位熟悉的聲音說：「她一切很好，沒有死。」這聲音好像是她表叔（學校校醫）的聲音，她心想：「我沒有死。」睜開眼看看，見她表叔果然站在她旁邊對她說：

「你沒有什麼事。」她如夢初醒的坐了起來，感覺真的沒有什麼事，就一骨碌跳下來走掉。這事她後來常同我們提起，她說真的以為自己死了，而且自己對自己說：「死就是這樣，那也並不痛苦。」

那晚，月色濛濛，一片淒涼景象，街上屍體沒有人收，晚間走路，不是一腳踏到手臂上，就是給什麼東西絆了一交。我晚上不敢回宿舍睡，同一位女同學三個男同學一口氣翻了四五個山頭，預備找人家借宿，結果越走越荒涼。只得回宿舍。

沒有人再敢住在流波撞了，大家都紛紛到四鄉避難，這塊地方成了鬼域。第二天一早我到教室去把鋼筆取回，又回宿舍去取幾件衣服，就這樣匆匆地離開了這可愛的山村。

由教室回家這一路，真令人觸目驚心，街當中停了一口棺材，兩個兵士在用大錘子和耙子收屍，像挖泥土一樣，他們把屍體一具具的錘上來丟到棺材裏，我走得很快，只聽「格得」一聲，回頭一看，一具屍體沒有丟中。手膀打在棺材外面。我真想哭，但我全身都麻痺住，人到這種程度雖然我那時仍是中學生，但却像鋼鐵一般，堅強得很，毫無畏懼。

回家之後，我們預備往偏僻的山裏搬，我先

去看了一下姚大姐，只見她家正亂，她站在門口哭得不能支持，兩個人把她架住，很忙很亂，我不便打擾看她就走回來，然後同母親一路到山裏去，走到路上，碰到小張和姚大姐兩人，她一見到我，拉着我的手，一句話不說就哭起來。平時我們是天天取笑她，跟她開頑笑，鬧她同她的未婚夫的故事，現在突然間遭此慘變，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她嗚咽着伏在我身上拾不起頭來，我竟僵立在那兒由她哭，連一句安慰她的話也說不出，最奇怪的是我母親，她平時見到我的朋友，總是問長問短說個不停，現在她也站在旁邊，低着

頭一句話也沒有說，我們不知呆了多久，她姐姐才拉她走掉。母親告訴我，她自父親去世以後，這些年來，從未有像今天這麼感動過，她看到這麼小的姑娘哭得這樣傷心，自己難過得竟不知道要怎樣勸她才好，這至情至性的人間真情流露，實在感人至深！當時我想，蒼天有眼，也不會讓日本人得到勝利！

可是日本人這場轟炸，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呢？除了表現那窮兵黷武的軍閥獸性之外，反而更增強我們抗日的意志。我們咬緊牙關，很順利的穿過大別山脈，又參加了後方的抗日行列。（待續）

臺灣省合作金庫

營業要目

- 收受各種存款
- 放款及投資
- 承兌票據及貼現
- 匯兌業務
- 代理業務
- 政府委託特種業務

- 發展合作事業
- 調劑合作資金
- 促進農漁生產
- 繁榮農村經濟

板橋	蘇澳	宜蘭	基隆	永和	松山	新店	三重	東門	延平	西門	中山路	大稻埕	支庫
北港	斗六	員林	沙鹿	彰化	南投	臺中	豐原	頭份	苗栗	新竹	中壢	桃園	支庫
花蓮	台東	澎湖	潮州	屏東	鳳山	新興	高雄	岡山	成山	臺南	新營	嘉義	支庫
處四	處五	處二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代理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地址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處	電話
五	五	八	六	號	掛	報	電	一	一	八	八	二	話